

月亮刚刚出来，就像一把细细的镰刀挂在空中。成千上万颗的星星眨巴着眼睛，把点点星光洒向大地。树叶在树枝上纹丝不动，除了小虫子唧唧的叫声外再也没有其它的声音了。对面山坡上的葡萄园依稀还能看得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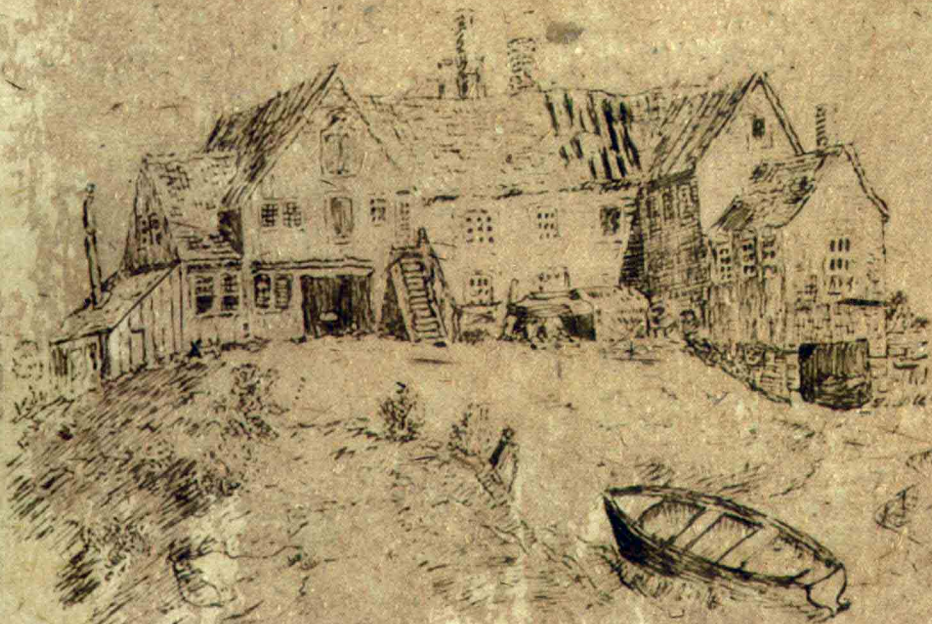
外来的 葡萄园主

YABAN BAĞCI

(土耳其) 艾榭居尔·厄泽尔/著

Ayşegül Özer

沈志兴 彭俊/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外来的 葡萄园主

YABAN BAĞCI

(土耳其) 艾榭居尔·厄泽尔/著

Ayşegül Özer

沈志兴 彭俊/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来的葡萄园主 / (土) 厄泽尔著; 沈志兴, 彭俊
译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113-0155-0

I. ①外… II. ①厄… ②沈… ③彭… III. ①长篇小

说—土耳其—现代 IV. ①I37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6244号

● 外来的葡萄园主

著 者 / (土耳其) 艾谢居尔·厄泽尔

译 者 / 沈志兴 彭俊

策 划 / 寿长华

责任编辑 / 文 锋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180千字

印 刷 /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155-0

定 价 / 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305室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前言

尊敬的读者：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蚕，在它自己编织的茧里等待着死亡的来临时，奇迹出现了。

它心中的爱变成了空气，使它得以呼吸。

它的正直变成了水，使它免于干渴而死。

它的公正变成了饭，使它得以填饱肚子。

它在茧中靠这些活着，等到长大的那天来临时，茧已经容不下它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茧坚持不住，破了。

它自由了。

在这个世纪，在这个时代，你说还有谁会相信这种童话？快看小说吧……

艾榭居尔·厄泽尔

2001年11月5日

伊斯坦布尔



七月末，安纳托利亚最热的一天。塔赫辛开着他那辆最新款的小汽车驶在回家的路上，他把车里的冷气开大了一点儿。自从下了主路拐到这条乡间小路上以后，他已经非常小心地避开那些水坑和小土包，可尽管如此，还是有块小石子崩到了挡风玻璃上。他忍不住大声骂道：“该死的！”

好在已经可以看到村里的田地了。一些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完毕，其他地里人们还都在继续收割着。

“要不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村里所有的庄稼就可以收进粮仓，大家也可以喘口气了。”塔赫辛心里想。

今年春天，雨下得很少。路边小河里的河水比往年少得多，河边的野花也大不如前了。就连蜜蜂、小虫也像是找了块阴凉地躲起来了似的。雨雪充沛的春天，在农庄里就能听到小河的流水声，青蛙的叫声也是不绝于耳，田野里、小路边满是雏菊和丽春花。那时女人们总是会利用闲暇时刻采上很多野菜，家家户户每个礼拜少说也得做上两三次甜菜和锦葵叶卷。路边的野草大多数已经被炙热的阳光晒得发黄了，剩下的也都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塔赫辛突然想吃锦葵叶卷了，拌上很多蒜和酸奶的那种。

“我要跟妈妈说，要是还有的话，就让她派人去采些锦葵。今年夏天野菜很多，但到了这个季节，大部分的锦葵都已经老了。”

最多还有十分钟就可以到家了。一想到家，塔赫辛又难过了起来。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他们结婚六年了，还没要上孩子。城里的医生他们都已经看遍了，一点用也没有。这次的检查结果还是和以前一样，要是把这个结果告诉妻子的话，她的脸上会是个什么表情呢？塔赫辛的心里满是绝望。

“最好还是先瞒上一段时间吧。”他想。

他决定谁也不说。他越来越难以阻止自己的母亲了，母亲为了让他再婚，给他施加的压力一天天大了起来。

母亲总是说：“这是风俗，孩子”，而父亲也不好再像过去那样反驳些什么了。刚开始的那些年，父亲还是站在他这边儿的，他要坚守自己和战友多年前订下的这门婚事。父亲和岳父胡萨老爷是一块儿服兵役的战友。因为是两个相邻村子里两家老爷的儿子，所以当兵的时候两人一直都互相照应。服完兵役以后他们俩就相约要结为儿女亲家。结婚的时候塔赫辛才十八岁，他的妻子比他大六岁。岳父胡萨老爷的其他几个孩子死掉以后，他父亲便按照当年的约定，不顾他俩之间的年龄差距，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和战友的女儿结了婚。他想起了当年的婚礼。当年的婚礼那是相当热闹，院子里忙活了好几天，就连周边的几个村子也来了好几百号人，吃喝玩闹一直到深夜。

不知道为什么，塔赫辛对自己的妻子却怎么也爱不起来。不知道是因为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长大，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塔赫辛一直都很温顺，很听话。可打小他就讨厌打猎。

在他稍稍长大了点儿的时候，父亲就坚持要带他去打猎，还给他买了最新式的猎枪。

“男人嘛，就得会用枪。只有通过打猎，你才能学会用枪”，父亲总是这样鼓励他。

不过母亲就不一样了。在塔赫辛之前，她还生过四个孩子，不过都没能活下来。所以她总是不遗余力地找借口，不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去打猎，可在孩子他爸的坚持之下，她还是做了让步。塔赫辛的妻子梅莉哈是一个冷酷无情，喜欢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人，大家都讨厌她。他的妻子和母亲从一开始就在暗地里较劲，不过最终还是让梅莉哈占了上风。凭借着自身的骄横和身边的爪牙，梅莉哈成了农

庄里说一不二的主儿。她在农庄里干的那些坏事就连她的公公和婆婆也不知道。除了跟娜斯乐之间的姑嫂利益之争外，她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娜斯乐比塔赫辛小三岁。和梅莉哈一样，她也是一个冷酷无情、恃宠而骄的小姐，习惯于要什么就得有什么。她不像她的哥哥那样温顺、听话，所以总是挨父母的训斥，父母老是说她的举止一点也不像个大家闺秀。这些责备是她讨厌哥哥的最大原因。小时候她就一直想要证明自己，正因为如此，她马骑得很好，也会用枪。一直以来她唯一的目标就是不惜一切把农庄弄到手，以便拥有一切。那样的话她就是这一片说话算话的女庄主啦。金钱和权力蒙蔽了她的眼睛。尽管早就到了结婚的年纪，可她还是决心要等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性格的人。她的父亲也不赞成把女儿强嫁出去。年轻时犯下的错误让大家现在一起承受痛苦，也把自己的儿子害苦了。就让自己的女儿嫁给她心爱的人吧！

梅莉哈正在往酸奶里搅着药粉，这可是她以一串金币链为代价弄来的。她一边念叨一边往碗里加着药粉，搅拌着。终于，专门为她丈夫准备的酸奶调好了。昨天晚上塔赫辛打电话说今天要回来，现在他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在大门口。梅莉哈终于把这一天给盼来了，她派了好多人，费尽心思，花了一年的时间才从一个遥远的村子里弄到这种药粉，她坚信这可以让自己怀上孩子。在她自家的村子里，在这个农庄里，她都有不少的敌人。如果她能生下一个一男半女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就可以同时继承两个村子的财产了。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她的敌人们一刻也没有闲着，从她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想办法阻止她生孩子。这一点不但她自己深信不疑，就连周围的人也相信确有其事，以至于大家根本就不去管医生的检查报告了。不过现在有了这种药粉，一切就该结束了。要是她的丈夫能在农庄里多呆上一阵子的话，要不了半年的时间大家就都会听到她怀孕的消息了。她想象着婆婆和小姑子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会是个什么表情，为了能有这么一天，她什么事情不能干呢……想到这儿，她忘乎所以地大声说道：

“你们等着瞧吧，我会收拾你们的。这农庄唯一的主人是我，娜斯乐你就等着瞧吧，和我作对会有你的好果子吃的！”

听到汽车开进大门的声音，梅莉哈内心的高兴和兴奋顿时化为了紧张，她必须要让塔赫辛没有一点儿疑心地把酸奶喝下去。她把盛着酸奶的碗藏到了橱柜里，拉

上了布帘子。

塔赫辛开车进门的时候，管家哈桑先生和三个下人跑上前去。他们是要去给塔赫辛开车门，可没等他们过去塔赫辛就下了车。

——欢迎您回来，少爷。

——谢谢，哈桑大叔。

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把哈桑总管当作是自己的第二个父亲。塔赫辛小的时候，哈桑总是把他架到脖子上，带着他漫山遍野地转，让他在高高的树枝上摘果子玩。因为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哈桑格外地喜欢塔赫辛。

——您瞧瞧，他们还这么光看着……你们快拿少爷的箱子呀。少爷，您别见怪，可能是太热，这些雇工的脑子都不怎么转了。

——没事，哈桑大叔。让他们把箱子拿到楼上房间里去吧。我带了些样品回来，让他们放到客厅里去。爸爸在楼上吗？

——他还在睡午觉，一会儿就该起了。

——等他起来，你告诉我一声，我有话要对他说。

——是，少爷。

塔赫辛上楼的时候，妻子正站在楼梯口等着他呢。

——您回来了，少爷。

——我回来了。

塔赫辛觉得自己的妻子好像更胖了。

梅莉哈对一个女佣吩咐道：

——快让他们做些冰酸奶。

这么大热的天儿，最舒服的事情就是喝点儿酸奶之后小睡一会儿了。他已经连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塔赫辛进了房间，趁他换衣服的时候，梅莉哈赶紧把女佣端过来的酸奶倒进她特制的酸奶里搅了搅，然后放到了桌子上。塔赫辛一口气就喝完了酸奶。梅莉哈长长地舒了口气。比她想象的要容易多了。接着，她又倒了一杯酸奶，他又一口气给喝完了，就好像不管喝什么都无法消除他的口渴似的。这酸奶是用什么做的，他不是很喜欢这味儿，可不管怎么说，这么热的天，喝点儿酸奶还是很冰爽的。

——今天我的嘴里没什么滋味儿，不管吃什么，喝什么都觉得没有味道。

梅莉哈的心里咯噔一下，但她很快缓过神来。

——这么热的天，谁的嘴里能有滋味呀……

——没错。我要歇一会儿，要是爸爸派人来喊我的话，你叫我一下。我有话要对他说。

——我会告诉下人们，让他们通知管家。对了……塔赫辛（两人独处的时候，她一般都是叫她丈夫的名字），你拿到报告了吗？

——啊，我差点儿给忘了，报告还没出来呢，他们说也许要到下个礼拜才能出来，报告一出来，他们就会给我打电话的。

塔赫辛躺到床上，闭上了眼睛。

梅莉哈长叹了一口气，尽管好几个礼拜没见，可丈夫对她还是一点儿兴趣也没有。“难道我就很在意吗？”她自言自语道。梅莉哈走出房间，一只猫正在门口慵懒地舔着自己的身体。她把满腔的怒火都发到了这只猫的身上，狠狠地踢了它一脚。

——给我滚开，你这懒畜牲。

猫儿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挨踢，只好“喵呜喵呜”地惨叫了两声，飞也似的逃走了。

她的婆婆和小姑子娜斯乐一起进了大门。她们像是去串门了。可谁会相信呢？她早就听说她们在给塔赫辛找二房了。谁知道她婆婆看上了谁家的姑娘呢？塔赫辛现在倒不想娶二房，可保不齐哪天谁就把他给说服了。她必须抓紧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就连她的公公欧麦尔老爷也不像过去那样反对自己的老婆给儿子张罗二房的事情了。

“夫人，你就再等等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有多少家的儿媳妇都是结婚过了七八年才生孩子的。”过去他还会这么反驳上一句。一直以来，梅莉哈对一个小女仆威逼利诱，逼她去听自己公公婆婆的墙根。要从娜斯乐的嘴里套出话来是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人去偷听。她下了楼，迎面撞上了婆婆和小姑子。

——这么热的天你们去哪儿了呀？

婆婆还没说话，娜斯乐便回答道：

——姨妈她们家的儿媳妇生了，她们早上派人送的信，我们去看她了。哎呀，别提有多可爱的一个小男孩了。真希望那些还没生的也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娜斯乐又在那儿含沙射影了。对于她的这次挑衅，梅莉哈显然是始料未及。她咽了口唾沫，环顾了一下四周，想要换个话题。

——塔赫辛刚回来，她说。

婆婆道：

——我们看到他的车了。他在哪儿，在他父亲那儿吗？

——他在楼上歇着。

——我们也睡会儿午觉吧。老夫人试图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回房间的时候，娜斯乐和梅莉哈恶狠狠地瞅着对方，眼神里充满了仇恨。梅莉哈暗自想道：“你们就等着瞧吧，要不了多久的。”

塔赫辛和父亲在客厅里深入地交谈着，连时间都给忘了。他带来的样品确实不错，他所付出的劳动终于有了回报。为了能做出这样的皮子，两年来他一直没日没夜地工作，还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结果很完美。这么细腻，这么光亮，这么结实的皮子一定会给市场带来一场改革的潮流。

塔赫辛在镇子上读完高中以后便在大城市里上大学，学的是纺织专业。他从小就对动物感兴趣，所以一直以来他都致力于皮革和皮制品的生产，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一直都想扩大自己设在大城市的皮革加工厂的规模，生产自己品牌的皮衣，然后投放到国外市场。父亲给他提供了各种物质上的支持。现在也到了该赚钱的时候了。收储皮料的工作就交给管家哈桑了，这件事没人比他更能胜任。在这一片儿，他可是名声在外。

有人敲门，管家哈桑站在了门口。

——老爷，您叫我吗？

塔赫辛整理了一下衣服，站起身来。

——你来了，哈桑大叔。快坐这儿。

——谢谢，少爷。

管家并没有坐到塔赫辛指给他的地方，而是恭恭敬敬地坐到了门旁边离欧麦尔老爷和塔赫辛较远的一处地方。欧麦尔老爷用他一贯和蔼的语气问道：

——你说说看，哈桑管家，今年的收成你还满意吗？

——老爷，真是幸运啊！您是知道的，今年雨水少，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收成。也许是地比较肥吧，庄稼都没过了膝盖，麦穗儿看上去更是喜人。只待您一声令下，要不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所有的小麦就都能进仓了。葡萄也开始成熟了，看上去每串葡萄都能长到一奥卡那么大的似的。不过我觉得今年招工人可能会困难一些，家里边要是人多的话那该多好呀！其他家也都在盼着招佃农呢。水稻还没成熟，不过就算收成没有去年的好，也还说得过去。

——那我们家的佃农还都满意吧？

——就算不满意，他们又能怎么样呢，老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更何况每户佃农我们都会多给五桶麦子。初春时生活艰难的佃农，难道我们没管他们吗？他们不都过得挺好吗？他们应该对老爷您感激涕零才对。上游那些村子里的农户只能得到三分之一，收成差的年头，他们连这都拿不上呢。希望您长命百岁，我的老爷，我们可不能没有您啊。

——你也长命百岁，管家。你快看看，塔赫辛要给你看些什么好东西。

管家一脸好奇地看着塔赫辛。

——少爷，你要给我看什么？

塔赫辛从袋子里取出他带来的皮子，一张一张地摆到管家的面前。

——看看你还喜欢这些皮子吗，大叔？

管家惊叹地欣赏着面前的皮子，而后一张一张仔细地察看起来，既高兴又激动。

——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皮子，少爷。这些真的是用我们收的皮子做出来的吗？

——当然了，哈桑大叔。要不你以为呢？

——太难以相信了。也就是说这些全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皮子？你们是怎么把它们变得这么薄、这么软的？完全就像大马士革的丝绸一样。

塔赫辛兴奋地给他们讲解了起来。

——我们终于生产出我想要的皮子了。今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续收购既便宜又好的皮料。哈桑大叔，这事儿你怎么看，我们能做吗？

——少爷，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会竭尽全力去做的。过去我们不是收到了你想要的皮料吗？今后我们会增派人手去做这件事情的。我们会和周边的商人谈，让他们去屠宰场收。你就放心吧，我们说的话在这一片儿还是像律法一样有分量。

——我就是想听你的这番话。大叔，谢谢你，这样我就没有顾虑了。

——你太客气了，少爷。可以的话，我想去看看晚饭准备得怎么样了，晚上会有很多客人。说完之后他便整了整衣服离开了房间。出门的时候他忍不住又看了看那些皮子。

塔赫辛跟父亲说道：

“下个礼拜，我就开始着手城里的一些准备工作了。首先得找个地方做裁剪车间。我会和地产中介谈谈，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然后就得找些干活的人了。我们还需要一个懂得裁剪的管理人员。希望我们的首批产品要不了几个月就能推向市场。”

欧麦尔老爷的眼眶湿润了。一直以来他都以自己的儿子为荣。塔赫辛和娜斯乐不一样，他勤劳、有教养、懂得尊重别人。尽管在城里上学，可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农庄，尽可能地帮助自己的父亲。虽然从小就很受宠，想要什么立马就能得到什么，但他一点儿也不恃宠而骄。尽管他很富有，可以不用工作而一辈子衣食无忧，但他还是找了份工作，自己负担学习和生活的费用。服完兵役之后，他便开了一间皮革加工厂。他很有能力，工厂办得井井有条，没过多久他的工厂便站稳了脚跟，皮革产品也在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塔赫辛站起身来。

——爸爸，要是您允许的话，我想骑马去转一转。

——好的，孩子，晚饭时我们再见。你村长大叔要来，你姑父、姨父他们也要来看你，所以晚饭的时候会有很多人，你可别跑远，到时赶不回来。

——别担心，爸爸，我转一圈就回来。

望着塔赫辛的背影，欧麦尔老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塔赫辛还没有一个孩子。其实他的心里是多么希望能看到自己的孙子在花园里玩耍呀。他内心里并不是赞同自己妻子的想法。塔赫辛的母亲一直在逼塔赫辛再婚，还在暗地里给塔赫辛寻找合适的女孩。他也快顶不住了，也该和自己的战友胡萨老爷坐下来谈谈这个问题

了。不知道塔赫辛是怎么想的？他从没对任何人抱怨过，一副已经认命了的样子。他越这样就越让欧麦尔老爷难过。

太阳渐渐地弱了下来，傍晚的静谧笼罩着整个农庄。塔赫辛骑着马疾驰而去。到了田边，他停下来和正在收割庄稼的村民们聊了聊。山上满是葡萄园，此刻太阳已经落到山的背面去了，可以看到的只有那红色的晚霞。塔赫辛的内心充满了忧伤。一直以来，他都希望能和自己钟爱的伴侣一起欣赏日落，一起畅想人生。可妻子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看医生的时候，他们俩在城里独处了一段时间。那段日子里，塔赫辛尝试着寻找自己和妻子的共同之处，用种种方法来弥补彼此之间的不和谐，可妻子还是改不了她那颐指气使的习惯。不管是个人的爱好还是对将来的期望，他们俩都相差甚远。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孩子。要是听从母亲的话，塔赫辛早就再婚了，这一带的风俗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塔赫辛并不认同这样的生活方式。

“这怎么可以，”他一边给马儿装着马刺，一边自言自语道。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以前，他必须要回到家。为了抄近道，他从田间朝着正对山峰的坡路疾驰而去。

就在此刻，坐在地上的艾菰站起身来，一直静静地躺在她身边的狗也动了起来。

——快，野狼，趁着天还没黑，我们回家吧。一会儿，哈杰尔妈妈又要担心了。

狗儿像是听得懂似的，汪汪汪地叫了起来，等着主人收拾随身携带的纸和彩笔。收拾停当之后，艾菰便和狗儿一起快步往山下走去。她们走的是葡萄园中间的小路。葡萄快要成熟了，一串串的，又大又圆。一年中艾菰最喜欢的便是葡萄成熟的时候。那时就会有很多人从周边的村子来这儿收葡萄，每到夜里他们就会点起篝火，载歌载舞，熬葡萄汁的大锅一连几天都在那儿翻腾着，整个村子一片生机。这个时候认识其他人的机会也就多了，她们可以把新鲜蔬菜、酸奶和鸡蛋卖给他们，这样既能赚钱，还能交朋友。来的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年还会再来，有些来租葡萄园，也有些是和葡萄园主们合作，等到收获的季节再将自己的那份葡萄熬成葡萄汁，满载而归。艾菰的爸爸活着的时候，她们家也有个葡萄园，她们家种出来的葡萄可是远近闻名啊。她爸爸对于什么样的土地能种出什么样的葡萄了如指掌。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找他咨询，对他也是十分的尊重。她爸爸死后没过多久杰玛尔大叔也死了，一切就都变了，再也没什么人对种地感兴趣了。哈杰尔妈妈也上了岁

数，只能在房前屋后种点儿蔬菜了。她把葡萄园和田地都租给了佃户，靠着这点儿收入艰难地度日。就这样，艾菰不得不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辍了学。爸爸要是还活着的话，她是不会离开心爱的学校的。一直以来，艾菰十分思念自己的爸爸。她还记得小的时候爸爸带着她在葡萄藤间抓小乌龟，一抓就是好几个小时，抓到的乌龟她想带回家里喂养，但爸爸却说小动物要生活在大自然里才能更加幸福，好不容易才说服她放了小乌龟。爸爸还会时不时地去镇子上给她买回些书和彩笔，父女俩一起画画。艾菰画画的天赋是爸爸遗传给她的。她画的素描和风景画都藏在家中的箱子里。哈杰尔妈妈不是很理解，总觉得画画浪费时间。和艾菰一般大的女孩在家里是必须要绣花、做女红和干家务的。女孩十八岁就该嫁人了，村里和艾菰同龄的女孩有些连孩子都已经有了。不过艾菰可不想嫁人，她想周游世界，亲眼看看自己在书里读到的大海。想到这儿，艾菰不禁用手背抹了抹眼泪，她身边的野狼真是这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它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来哄自己的主人开心。艾菰明白狗儿的苦心，心头的悲伤也淡去了些。她抚摸着狗儿的脑袋，说道：

“野狼，要是没有你的话，我该怎么办呀！”

突然，野狼狂吠起来，它竖起耳朵，焦躁不安地等待着。远远的一个人骑着马沿着田间小路，风尘仆仆地朝他们疾驰而来。马上的人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抄近道赶到村子里去。艾菰逼着狗儿和自己继续往前走。狗儿一边不情愿地前进着，一边注视着这个骑马过来的人。

——快，野狼，我们已经晚了，走快一点儿。

她们来到了小路上，骑马的人离她们已经很近了。为了给马上的人让路，她们退到了路边。艾菰和马上的人几乎同时看到地上直挺挺地躺着什么东西，像是成千上万五彩斑斓的珠宝首饰一般，在微弱的光线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塔赫辛勒紧了缰绳，摸着马的脑袋和脖子，尽量让它冷静下来，可怜的马儿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吓坏了。艾菰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危险，她好不容易才阻止住野狼去攻击这条大蛇。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五彩斑斓的大蛇钻到路边的灌木丛中不见了。

先开口的是塔赫辛：

——你救了你的狗。它刚才要是冲上去的话早就死了。这种蛇很少见，毒性很

强。小时候大人们给我说过，还有人亲眼看到它勒死一头大公牛呢。我好像没见过你，你是这个村子的吗？

艾菰正蹲在地上收拾散落了一地的画纸。听到别人在问自己，艾菰慌乱地抬起了头。她那双淡褐色的眸子充满了忧伤，给塔赫辛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我认识你，你不是欧麦尔老爷的儿子吗？我是“外来的葡萄园主”的弹桃丁

——哦，我想起来了。我最后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小孩儿呢。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了，哈杰尔大妈怎么样？

——唉，她能怎么样呢，一天天地变老。最近她身上的病痛加剧了。我说去看医生，但她却不同意。

——替我问候她，我会抽时间去看她的。你和你的狗别在这儿呆得太久了，天就要黑了。好了，再见。

说完，他便骑着马风尘仆仆地走了。

艾菰到家的时候看到哈杰尔妈妈正在门口等她。老太太快急疯了，她非常生气。

——你去了哪儿，弄到这会儿？有谁家的姑娘这么晚了还在外面乱转？万一有坏人要掳走你，你可怎么办？你过世的父亲把你托付给我，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愿望，只求在我死之前能给你找个好人家。你看，东西都堆在了门口，先把这些东西搬到马厩，然后过来给我帮把手，我们得赶紧准备晚饭了。

老太太的右肋下方又开始像针扎一样地疼了。她不露声色地进了屋，赶紧吃了一片镇上的医生给她开的止痛片。她很清楚自己没有太多时间了。她不怕死，可除了这个可怜的孩子自己再没什么亲人了，就算有的话，也没人知道是谁，在哪儿。今天杰玛尔姑妈家的儿媳妇生孩子，她去帮忙的时候碰到了欧麦尔老爷的老婆。她回想起她们聊天的内容：欧麦尔夫人见过艾菰，一眼就喜欢上了她。分手的时候，她一语双关地说道：

“哈杰尔大妈，你的姑娘已经长大了，出落得很水灵，是时候让她嫁人了。我想找一天去你家拜访一下。”很明显，她看上了艾菰，这是在探哈杰尔的口风。全村的人都知道梅莉哈是个什么样的人，让艾菰做小，无异于把她往火坑里推。可自

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得尽快想个办法，把这件事给解决了。塔赫辛是个勤劳、有教养、好脾气的年轻人。为了不违背传统，遵照父亲的意愿他和梅莉哈结了婚。尽管他从没和人抱怨过，可全村人都知道他过得不幸福。而且他们还没有孩子。塔赫辛带着梅莉哈去城里看遍了医生，可还是没有什么结果。按照传统，他应该再婚生个孩子。可要是那样的话，梅莉哈会怎么样没人知道。坏心眼的人可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哈杰尔得巧妙地把这些情况告诉老夫人。想到这儿，她心头涌起了痛苦，却又很无奈。

艾菰一声不吭地干着哈杰尔妈妈吩咐的活儿，把牲口赶到马厩里拴了起来，把妈妈挤的牛奶也提到了库房里。尽管她是在村子里长大的，可她既不会挤奶，也不会看牲口。父亲活着的时候，一点儿活儿都不让她干，只让她读书，所有的家务都是她们家的帮工萨特奶奶干的。艾菰进屋帮着做起了晚饭。狗儿像是犯了什么错似的，蜷在门口，耐心地等着自己的晚饭。

多年以前，哈杰尔妈妈是这个村的接生婆，那时她日夜不停地工作，既当接生婆，又当医生，就连周围村子里的人都来找她帮忙，她也因此得到所有村民的尊敬和信任。后来，她嫁给了村里的老师，搬到了现在住的地方。她和杰玛尔老师生活非常幸福，可不幸的是他们生的三个孩子都没能活下来。最后一次生产的时候，她差一点儿就没命了，大家硬逼着她住进了镇上的医院。那次的事情以后，医生说她再也不能生孩子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仿佛觉得天都塌了下来。一连好几个月的时间她都是郁郁寡欢的，就连丈夫的安慰也无法让她释怀。时间终究还是抹去了一切痛苦，她慢慢地也就认了命。

那天夜里的情景又浮现在了她的眼前。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谁能想到那个疲惫不堪、浑身脏兮兮的外乡人将会改变她的命运呢……她们的生活有了目标，有了滋味，哈杰尔的心底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那一天，村里的大部分人不是已经睡了，就是正准备要睡。她们先是听到有个骑马的人停在了自家的门前，然后便听到了敲门声。杰玛尔放下了手里的旧报纸，好奇地往窗外望去。

——奇怪，这会儿会是谁呢，不像是认识的人？

哈杰尔说道，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周围村子里的人来找我接生的。要不是难产的话，他

们村里的老人就能搞定了。

杰玛尔把挂在墙上的猎枪拿在手里，开了门。哈杰尔站在他的身后，在黑暗中好奇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杰玛尔往门外跨了一步：

——你好，朋友，你是谁，你想干嘛？

这个外乡人看上去很累，浑身是汗。从头发上流下来的汗水，混合着灰尘，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的印迹，这让他门口微弱的灯光下看上去更加狼狈。

——我想找个地方住上几天，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赶，休息几天我就上路。

杰玛尔老师觉得都这么晚了，这么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人，赶了这么远的路，最好是让他住到村里的客栈去。他正要告诉这个外乡人客栈在哪儿，突然，从外乡人身后的包袱里传来了婴儿的哭声。这时在房里等着的哈杰尔冲到门外，眼睛盯着来人身后的包裹。外乡人有点儿紧张，他从身后的包袱里抱出了一个婴儿。婴儿头发黄黄的，脸蛋红红的，皮肤白白的，和这个外乡人一样脏兮兮的。

——这是我的女儿，她妈妈生她的时候死了。除了我，她再没有其他的亲人了。我骑了好几个小时的马，我们俩都饿了。你们要是面包和牛奶的话，我可以花钱买。

哈杰尔像是着了魔似的，她觉得自己盼望已久的奇迹终于来了。多年以来一直期盼着能够有个孩子的她本能地把手朝孩子伸了过去。外乡人略微迟疑地看了看哈杰尔那企盼的眼神，他也像是着了魔似的把孩子递到了哈杰尔的怀里。刹那间，时间仿佛停止了，她们的命运也在此刻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杰玛尔站在一边惊讶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好半天他才缓过神来，放下了手中对着外乡人的枪。

——请进，你今晚就住在我们家吧，这会儿村里人都已经睡了。明天早上咱们再想办法给你找个落脚的地方。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带着这么小的孩子要去哪儿？

外乡人还是显得很紧张。他用相当疲惫的声音回答道：“我叫奥斯曼，我妻子生产的时候死了，我们村也没有什么亲戚可以帮我照看这个孩子，我有亲戚在外地，我要去投靠他们，您有什么地方可以拴我的马吗？可怜的马儿已经筋疲力尽了。”